



文学新观察

玄幻文学为什么火？

杨 鸥



由百度发布的首部网络文学白皮书显示，在网络文学中，玄幻类网络作品最受欢迎。无论是从电脑还是从移动端来看，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60%。2014年年收入最高的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辰东、天蚕土豆都是玄幻小说的代表性作家。玄幻小说为什么受欢迎？它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它的发展趋势如何？

玄幻小说表现励志传奇

玄幻小说场面宏大，思想内容往往幽深玄妙、奇伟瑰丽。不受科学与人文的限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励志，热血，任凭作者想象力天马行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编、文学评论家马季指出，玄幻小说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幻想的东西，如《封神演义》、《七侠五义》等，同时也借鉴当代西方的奇幻类作品，如《哈利波特》、《指环王》等。玄幻小说之所以红火，是由于玄幻小说与游戏比较接近，主要读者“80后”、“90后”的年轻人从小玩游戏长大，玄幻小说是游戏的升级版，改编成影视、游戏，是一脉相通的，本质上一样。玄幻小说是属于娱乐性的，最大特征是表现少年梦想，表现一个少年从没有能力、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通过修炼有了本领，经过奋斗最终成功的故事，具有励志性质，是现代入成长的样板，倡导行善，不做恶。最易于写成超长篇，构架较大，不断升级。玄幻小说的形式符合手机阅读和超长篇形式，形式内容与当下阅读相符合。而且玄幻小说到目前“净网行动”没有涉及，没有色情、触红线之类的东西。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认为，2014年向“泛娱乐”方向进军是网络文学界的总趋向。随着互联网巨头携带着强大的资本力量进入了网文—网游产业链，网络游戏进一步地从下游“逆袭”上游，影响了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与作品内容。易改编为游戏的玄幻类小说愈加一家独大。

要写好故事，让读者愉悦

2004年起点中文网开始网络文学阅读收费模式，伴随网络商业化，作品要吸引人，幻想类作品在网上走俏，如《缥缈之旅》、《诛仙》、《小兵传奇》等代表作品，形成一个小高潮。2006年玄幻文学达到高峰。高峰时拥有数十万计的写手，百万计的作品，千亿计的字数。2008年盛大文学进行第二次商业化，用起点中文网模式进行包装，出现超百万字作品。2010年，手机阅读达到高峰。

据马季介绍，在玄幻文学品质上，分为小白文和文青文，小白文没有什么文学修饰，故事情

节曲折，有大格局。文青文有文学手法、文学描写。小白文适合低龄读者阅读，文青文受初中以上读者喜欢。小白文代表作家有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文青文代表作家有猫腻、辰东、烽火戏诸侯。

网络作家辰东说，玄幻小说天马行空，想象力丰富。当时看别人的小说，有了想法，自己就开始写。2004年末开始创作，如今写了十几年了。主要是写好故事，让大家轻松愉悦。辰东的作品被评价为：想象力超绝，行文如天马行空，超脱不羁，能最大程度调动读者的代入感和心理欲求，其亦庄亦谐，纤秾合度的笔法也使读者们欲罢不能；此外，辰东的巅峰作品在热血中暗藏人性的挣扎，世情的悲凉，在看似欢喜的结



局中潜藏对社会的隐忧，已是超出了一般网文的境界，在网文领域中可以精品名之。

起点中文网人气最旺的网络作家血红2003年开始写玄幻小说，血红指出，现在的玄幻小说创意不如过去，用心写玄幻的没多少人，写得好的不超过10个。小白文和文青文没有很明确的界线。任何小说要写得好，要在立意、结构方面做得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读者欣赏水平也在提高，我写作最大的目标是自己写得爽，让读者得到满足。

在马季看来，玄幻小说更新要求更高，每天上万字更新，作者缺少充电读书时间，靠天分写作，没时间消化，最大问题是如何提升自己。

辰东说自己每天更新6000字，大约4个小时完成。平时多看一些书，也想出去走走。看的书有历史、都市、玄幻等。

血红一个小时能写8000字，一天两个小时写作，其他时间看书、喝茶、听音乐。为充实、提高自己，考了哲学专业研究生，已经拿了学位，还上了鲁迅文学院网络文学高级研修班，来鲁院学习收获很大，对提高个人修养有帮助。每年要读很多书，天文、地理、历史都看，阅读量不能少，自己的生活除吃饭睡觉外都在读书。此外还主动与现实中人打交道，观察身边的人。

在复杂博弈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玄幻文学如何发

展？马季认为，玄幻文学有自己的优势，网络文学定位为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也应为民族、社会做贡献。传统文学要出鲁迅、出莫言，大众文学为大众服务，满足大众娱乐要求，制造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即知识产权，马季称之为人物形象)，这是现代需求。美国有功夫熊猫、阿凡达、米老鼠、唐老鸭，我们不能光欣赏别人的IP，也要创作本民族的IP，融进中国的价值观、民族文化，让它全球流通，让全球人得到欣赏、娱乐的满足。玄幻小说对制造IP有利，有利于大面积进行商业化。网络文学的成功标准和评判价值与传统文学不一样，不能用传统文学标准来衡量。

辰东认为玄幻文学处于蓬勃上升期，有喜欢的读者，有大量的入写。在自己的收入中IP占很大比例，比付费阅读占比重大。

血红表示，网络文学发展趋势越来越好。IP虽然占自己收入一半多，但对自己的创作影响不大，重要的是把心里想写的写出来。

邵燕君认为，资本的流向直接影响着网络文学写作的走向。互联网巨头等资本参与了网络文学的价值开掘，一系列版权售卖行为和新的产业模式架构，意味着网络文学将直接对接影视、动画、漫画、游戏和周边文化创意产业，意味着来自互联网行业之外的更大规模的资本注入(比如万达集团投资过亿打造《斗破苍穹》电影)。这就使得网络文学的IP价值超越了互联网的范围，融入进更加广阔的大众娱乐市场。

邵燕君指出，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网络文学尚未在传统媒介主导的文学秩序内获得真正认可，便又将在新媒介文化格局中处于弱势——作为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样式，网络文学在“全媒体”时代注定不是占据主导的艺术形式，注定要成为给更“受宠”的文艺形式提供内容和人才资源的“母体”。网络文学今天的位置有点像传统纸质文学了。那么，在未来的文艺空间内，网络文学是否能成为一种具有强大自身造血功能的“母体”，同时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艺形式独立存在？邵燕君强调，网络文学应该在参与主流文艺形式进行良性互动的同时守住自己的原生机制和粉丝文化这种自主力量，否则，不要说继续发展，即便作为“母体”也不能持续性地提供有再生资源。再考虑到中国动画、漫画、游戏产业的缺乏根基，网络文学十几年蓬勃发展的宝贵成果，很可能成为迫不及待的资本行动“杀鸡取卵”的掠夺对象。

邵燕君希望网络文学在各方力量复杂博弈的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坚持自己的道路，继续蓬勃发展。



□诗词

自遣

沈 鹏

性甘清寂，生来少自由。
病从药壺累，心向水云游。
阮啸鸣琴起，陶吟采菊悠。
惯看舒与卷，便说乐中忧。
岁月怦然晚，雪霜好个秋。
凭栏抒浩气，外物复何求？

步鹏老韵

周笃文

大道本无迹，人生贵自由。
望云怀鹤侣，打桨乐诗游。
逸少书风远，庄生梦境悠。
浅深随雪径，歌笑散闲忧。
最忆隐侯瘦，同吟桂子秋。
何当招玉魄，千里远相求。

读征老龙蛇集感赋

周笃文

刚从遵义回，喜读龙蛇集。
文章属老成，珠玉洒落历。
矫如狮虎腾，迅如怒潮激。
高若碧霄云，稳若岱山立。
清似妙莲花，珍同和氏璧。
玫瑰与葵花，路石同白璧。
思致入精微，咳唾响霹雳。
上下百年间，巨笔早能匹。
历史开生面，靡歌遍九域。
愚子再三拜，诗翁寿无极。

步晓川兄《读征公龙蛇集感赋》

沈 鹏

龙蛇才腾天，桌上龙蛇集。
谈笑风生间，襟怀何历历。
似听婴儿言，如随大浪激。
钟馗剑气扬，仙圣神形立。
玫瑰与葵花，路石同白璧。
集语杂闲悠，晴空开霹雳。
世事撩眼球，孰与君侔匹。
我今闭雷池，诗思无疆域。
一卷怀抱中，心远鹭八极。



水仙 杨小钢摄

□散文

有用的话

乌尔沁

元旦之前，去看望刚刚游学回来的朱虹先生，叙谈时提到了朱老师的老师卞之琳。朱老师说：卞先生一直都是我老师。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冬天走的。记得我刚刚当他学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呢。现在一眨眼，我都80岁了。

记得1998年底的一天，我如约前往京城东区干面胡同探望卞之琳先生。这一天是卞先生88岁生日，正在病中的卞之琳由女儿陪伴。白天多数时间，先生坐轮椅，扶在朝阳的书桌前面，在小书房里编篡着他的个人文集。卞老这一天跟平常日子一样，我甚至想到，他也许忘记了自己生日。每一次看见卞先生的时候，他都会用手指理一理自己满头白发，抬眼睛看着我，嘴巴稍微动一动，没有说话，只有眼神。

来看先生，我仍然如同以往那样，抱着一些跟先生有关的书，请老人签名留言。卞先生轻轻打开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扉页，用略微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先生签名没写多余的字，只是写上：之琳留念。卞先生拿笔的姿势犹如写诗，埋头签名时他低语一声：那时候年轻啊。阳光亮亮地照耀在先生满头白发上，先生身穿的浅蓝色毛衣，被阳光投上温暖。卞先生抚着每一本书的扉页，手握笔问道：要写点什么话吗？

在他的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签名以后，先生先抚摩着书，对我低低说了一声：诗，是有用的话……有用的话。

向卞先生道别后，老人摇着轮椅，无声送我到门口。莫非人越老去，话越少吗？像卞先生这样一辈子做文字的老人，其实并不是不爱说话。卞先生回忆说，记得在西南联大的7年中，那真是说话喷薄一般的年代。那个时候，来往比较多的有冯至。说到文坛老友们，卞先生目光闪烁。他回忆道，冯至1946年夏天来到北平，他41岁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卞之琳当时跟朱光潜、沈从文、闻家驊、陈占元等一些朋友，同住中老胡同的红楼老北大教师宿舍。当时朋友见面，常常谈文学问题和哲学问题。那时我们年轻，有话就说。冯至一直都是诗兄，在一起有共同语言。

卞先生忆起，1988年初，冯至和我邀约臧克家和艾青一起，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诗歌一日”活动。冯至在讲话时深有感触说道：“从前那个时候同我一起唱歌的人，除了湖畔诗社的汪静之，其他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人间了。生物学上有一种子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子遗生物。我希望像银杏一样，和诗苑中的繁茂树木一起生长。我也像熊猫一样，和大家一起追求美好的生活。”卞先生说，你看，这就是诗人语言，是多么有用的话啊。而且冯至他们这些人，一直都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只要见到卞先生，总会想起他的名篇《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卞先生久远地留存在人们心里的话。

梦飞中华

黎耀成

嫦娥飞天带走美丽的童话
蛟龙下洋打开神奇的话匣
一双双手挥洒多彩的妙笔
点靓神州大厦

泰山昂首托起东方的朝霞
黄河奔腾追赶时代的骏马

一份份捷报书写人间的传奇
飞遍海角天涯

梦飞中华，意气风发
炎黄子孙迈出矫健的步伐
梦飞中华，风云叱咤
泱泱华夏江山如画

文学界纪念雷加百年诞辰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雷加百年诞辰座谈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雷加是“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节日》、《潜力》三部曲和散文特写集《五月的鲜花》等。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指出，雷加的创作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用最深情的文字传播劳动的美和人民的力量。雷加是工业题材文学的拓荒者，他的深入生活的文艺道路和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审美追求，在今天尤其具有价值。

2014年《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

“2014年《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会日前在京举行。该奖从本年度的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6种文版中评选出了39篇(首)获奖作品，其中包括9篇(首)“中国梦”征文获奖作品。孙春平的小说《耳顺之年》、丹增的散文《百年梨树记》、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的诗歌《玫瑰赞》、赵玫的散文《悠远的长歌》等获奖作品带着多民族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个人体验，在题材表现、创作手法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首届“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颁奖会同时举行。叶尔兰·努尔得汗的诗集《幻想》获得大奖，另有8位作家的作品分别获创作奖、翻译奖、新锐奖。

□散文

落叶上倒行

刘荒田(美国)

头顶上，整整齐齐的两排落羽杉。昨天，风声凶猛，在窗外吼了一夜。今天，河旁的红砖小道和斜成45度角的花岗石河堤，密密地铺上了落叶，黑色的，褐色的，带小半暗绿的，黄的。小道上，被风造出一条别致的“叶路”。堆得有厚有薄，一高一低，踏上去，松松的，软软的，簌簌的声次第响起。台湾一位诗人，把落叶称为“曾经有过的歌唱”，此刻，脚下可是春雨的微风？我“哟”地叫了一声，把脚缩了回去。踩痛了你吗，叶子们？为何这般舒坦，这般溜滑，又这般坎坷？马上想起王鼎钧乡愁散文中的名句：“还乡，我在梦中做过一千次，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落叶和麦浪是近似的，我的步履虽然不能不折断落叶的脉和梗，却一样是梦幻里的“滑行”。在纽约法拉盛区栖居数十年，从来没有回过故乡的游子，和旧金山一个常常回国的老移民，共同的不变的行程是：回家。这个家，不复具有空间和时间的意义，它在记忆，在童年，在终极。

大地承托落叶，落叶承托我的梦。在落

叶上行走，必须和平日所采用的方式相反——倒行。倒行之必要，一如布谷声里的农民插秧，以不断的后缩创造春天，惯于前进的脚，需要以反向移动激活偏度的器官，补救单一运动所造成的偏差，阻遏贪婪的攫取，抵销膨胀的欲望，为反进为退，才能实现平衡。进一步，只有逆向，才能回到往昔。

何等的美妙！我起步在关节僵硬的晚年，往下，是负重而腿脚强健的中年，是倔强而伤痕累累的青春。脚下，是深山的一个谷底吗？我变为一无所有的知青了，第一次上山打柴去，挑着两个柴捆子，呼哧呼哧地，从百米深的谷底上登，坡真陡，鞋底一滑，摔倒在茅草堆，它也就般般松软温柔，我不愿爬起来，它是床，多好！我变为山岗上的少年了，谁是我的伙伴？两个人，各各扯了一根自认是“最强韧”的狗尾巴草，和对手的草交缠，起始往自己方向拉，看谁的先折断，胜利者又腰看着，失败者在草地打10个滚。我愿意次次败北啊，只因为春雨过后的草地，酥软一似落羽，且散发着山稔子花的清芬。这刹那，落叶成为代表最高礼节的红地毯，我踏着它，又庄严，又伤感地进入生命的始发站，那里，喇叭花缠着篱竹，小青蛙关在火柴盒。这时，风愈加凌厉，低头，一些狡黠的叶子，在叶堆边缘滚动，涌向我的身后，也就是我的前方，它们是为了承载我的脚步而紧急集合啊，我的感激无以复加！

